

# 吉米:报道中国33年(3)

◆ 李伟  
张兰英

## 改革年代

1981年,吉米上“大四”,必修课都学完了,有许多业余时间,他有一位朋友在《纽约时报》北京办公室做新闻助理。他问吉米,是否对新闻工作感兴趣。

中美建交后,一批西方媒体开始在北京派驻记者,撰写中国的报道,在朋友的推荐下,他成为美国《新闻周刊》的新闻助理,负责剪报,每天搜集《人民日报》和新华社的信息,把重要内容翻译成英文。办公室在前门饭店,总共四个人,除吉米外,还有一名记者、一名中文秘书和一名司机。其他外国媒体的规模都不大,都是在饭店租个房间做办公室。

1981年底,“审判四人帮”这一重大新闻给吉米带来了机遇。当时,《新闻周刊》记者回国去过圣诞节。杂志不得不给吉米发电报,要他负责这篇报道。吉米通过一些朋友了解到法庭内部的一些情况,又通过电视台播放的长篇视频,花了两周完成了一篇不错的报道。“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《新闻周刊》上,编辑才知道有一个叫吉米的人在北京。我的老板也意识到,我会讲中文,外面有很多朋友,便鼓励我自己找选题,独立做报道。”于是吉米从一个剪报资料员,成为一名记者。

到了1982年大学毕业前,吉米希望获得一份媒体的工作。由于《新闻周刊》更换领导,要他等待6个月。吉米于是去敲开了竞争对手《时代》周刊的门。他在《时代》周刊一共工作了18年,并在1990至2000年期间担任北京分社的社长。

在上世纪80年代,中国新闻的重要性并不高。“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孤立时代,刚刚打开大门,与国际交往、贸易、经济往来并不多,来访问的大人物也少。一些对于中国重要的新闻,外国人并不理解其价值,认为中国是一个奇怪的国家。他们更多的是好奇——这个国家到底什么样子。”吉米说。

处于改革年代,除了报道时政要闻外,吉米还细致观察中国社会生活的点滴变迁,捕捉时代的风向。他对上海青年的喇叭裤和北京街头的气功热都做了详尽报道。他还关注人民公社的解体。作为一个曾经的左翼青年,他曾认为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进步体现。但他发现分田到户后,农民积极性提高了,开始富裕起来。“我的思想也和中国人一样不断改变。”吉米说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,他在做一篇中国大城市的报道时,采访了刚刚担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。吉米和摄影师特意要求采访安排在他的办公室内,这样可以看到一个更真实的江泽民。吉米对那次采访印象深刻,江泽民考虑最多的是“bread and butter”(面包与黄油),也就是上海市民的生活难题。“他最头痛的是上海住房的紧张状况,很多家庭都挤在狭小的亭子间里。”吉米说,“当时是夏天,他还为如何处理西瓜皮的问题而发愁,因为很多人习惯把西瓜皮随便扔到街上。”

1999年,江泽民访美前期,吉米和高级编辑一起去钓鱼台再次采访了作为国家主席的江泽民。采访结束后,吉米拿出当年在上海拍的照片请他签名。江泽民回想起来说:“你是我的小弟弟,这么多年,你没什么变啊。”

1991年,吉米通过自己的信息渠道得知了“江青自杀”的消息,但是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。他犹豫是否要把这条消息发布出来——“如果属实,则抢到了一个大新闻;如果不实,则很丢脸。”最后他还是决定先发布条小报道,使用了“据说”这样的表达方式。

很多年后,吉米再度向我们回顾这条“独家”新闻时,却并不觉得骄傲。“重要的是我们每天、每周的报道是否准确及时。我们能否为新闻提供背景和角度,特别是给国外读者一个能够理解的写作方式和价值判断。这才是对新闻工作者的挑战。”吉米说。

1998年,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。在第一

次记者招待会上,吉米获得了第一个提问的机会。他的问题是:“中国未来能否推广和普及直接选举?”当时他刚刚考察了几个地方村委会的直接选举,他想知道这种形式是否能够扩大到省级以上,甚至选举国务院总理。“朱镕基根本不知道记者会问什么问题,可能是我和外交部工作人员认识,他们选择我第一个提问。我非常佩服朱镕基的口才和智慧,他很含蓄地回应了这个问题。”吉米说,“我认为,更重要的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,通过直播全世界能够看到。它代表了许多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关注焦点。外国人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兴趣始终很大。”

吉米为《时代》周刊工作时期,邓小平再度成为杂志年度封面人物。1986年1月6日出版的《时代》周刊认为,邓小平对中国持续不断的改革更有可能改变历史进程。吉米回忆说:“我陪同《时代》总编辑在中国进行了一次考察,并为他收集了很多资料。他对中国的变化感到震动,便亲自选择了邓小平作为年度人物,因为邓小平通过改革开放改变了10亿人的生活状况。”吉米参加了后来的报道,他去了邓小平的老家四川广安,采访了企业家、官员,以及从改革中获益的农民。

从1976、1979到1986年。10年间邓小平三次成为《时代》周刊的年度人物,这在杂志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现象。

## “崛起”与“崛起”之后的故事

2000年时,吉米申请到了Edward R.Murrow Pess Fellow奖学金。基金会通过外交协会资助一名美国驻外记者,提供办公室和工作助理,帮助记者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,为期一年。2000至2001年,吉米搬到了纽约,那是他的记者生涯中唯一离开中国的一年。

2001年,中美发生撞机事件。在纽约的吉米成为热门电视评论员,频频出镜。在奖学金即将到期前,CNN(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

司)希望聘请吉米,担任驻中国首席记者。最初他有些犹豫,毕竟要进入一个不熟悉的领域,而自己又没接受过相关训练。最后他还是接受了邀请,他喜欢新的挑战,更重要的是,能回到他所熟悉的中国。

就在2001年夏天,吉米离开了供职快20年的《时代》周刊,加盟了CNN。他参与报道了SARS、汶川地震、北京奥运会等重要事件。还有一些报道让吉米至今难忘。他曾去河南采访艾滋病孤儿,很多观众看到节目后写信给他,愿意为孤儿捐款或者资助当地的非政府组织。

“我想这就是奥运会众多好处之一,它让中国更加开放,尊重国际准则。”吉米说。

吉米希望通过报道告诉观众一个不断变化的国家和社会。“在这30多年中,中国老百姓享受了相对自由、幸福和富裕。他们可以自由地找工作、辞职、选择生活的城市、寻找恋爱对象、自由地结婚或者离婚、选择穿什么衣服、是否化妆。习近平在‘十八大’讲话中明确了中国梦,他希望中国人有工作、房子、很好的环境,孩子们有好的未来。我认为这就是中国革命要达到的目的。”吉米说,“我希望国外观众也能理解,实现这种变化的重要性,以及艰难性。对他们来说可以是天经地义的,但在中国,则付出了很多艰苦努力。”

吉米已经退休了。在报道中国33年中,他不断讲述的是一个国家如何崛起的故事。接下来,则是一个国家如何发挥作用的故事。“中国用了30年的时间,成为举足轻重的国家,这是许多强国100年走过的路径。不管是否愿意,中国已经成为舞台上的主角之一。她必须迅速成熟起来,按的原则行事,承担责任。中国的身材已经到了姚明那么高,智慧与决心也必须有同样的高度。”吉米说。

他最喜欢的一个词是“不卑不亢”。吉米说:“我希望中国能够保持这种状态。”

摘自2015第4期《三联生活周刊》

## 花儿为谁红

彭瑾

### 9.我想求您一件事

可王军丈夫没走,又突然说:“不瞒你说,王军的那个8万元的手表不是真的,三年前送给她是为了缓和夫妻关系,顶多只有8000元。她摔东西不对,不能把自己的东西摔了让医生负责。她是希望能得到医生热心热情照顾,我知道她心理一定有问题。已经住了两次院,两次手术都不理想,可以说手术是失败的,对她打击很沉重。这一次,无论如何凌主任你们要救好她呀!等她病好了,我们就离婚,感情互不相欠。”

凌诗然来到王军病床前,她依然忧伤,只是病痛与无助产生出来的暴躁减弱了。

她见到凌诗然,眼睛里含着求生的渴望。她说:“凌主任,我们都是女同志,都有为情所困的弱点,也许,你们当医生的跟我们不同,比我们更理性,比我们更懂得把握。我跟他这辈子算结束了。我昨天心情非常不好,好像有个打翻的魔瓶在心里,狂躁从周身发作,根本控制不住。凌主任,他给你说了我们的事情吧?”

凌诗然点点头说:“说了几句,他说你人好,让我们好好照顾你。”王军眼睛一闪,转过头来问凌诗然:“他给你说我有前男友吗?”凌诗然微微点头。王军顿时沉默,她悲伤地说:“本来我跟前男友快结婚了,可他母亲不同意,说,算命先生说的,他若跟我好不了财,坚决不同意。我那时年轻气也盛,不同意拉倒!我就跟现在的丈夫好了。”她低声啜泣。

“可是我忘不了前男友,他的影子总出现在我的脑子里。有一次,我跟前男友吃了一顿饭,不知怎的,被老公知道,他大骂我一顿,然后我们感情就慢慢淡了下来。本应该我和老公改善关系,或许感情还能和好,可是,前男友追得紧,他说忘不掉我,想跟我和好。我很矛盾,似乎两个男人都不该舍弃。”王军谈起两个男人,心里有许多话要说。

王军并没有回避周围的人,又冷冷地说:“有一段日子,我很困惑,仿佛缠绕在情感的漩涡里。与前男友约会的时候,我很快乐,我



坚信他就是我可以依靠的人,让我心里没有约束,没有……哎,也许跟您说,您也不理解。”凌诗然点点头,表示赞同或是对她的安慰。即刻,王军又问:“我知道我矫情,是否上天对我的报应?我不再矫情了,我希望手术能成功,我已经两次失败了……”

凌诗然说:“你放心,我们会尽全力的。”

王军流出一行泪水,深情而又祈求地望着凌诗然:“我手术的事,前男友一点儿也不知道,我曾经自杀,是因为恨我自己,有了老公还爱着前男友;与前男友约会又舍不得与老公离婚,结果有一天我发现老公有了外遇。我是鸡飞蛋打自作自受。我给前男友说了老公的事,前男友好像没有想跟我结婚的意思,我绝望了。”她泪流满面。

“凌主任,我想求您一件事。”凌诗然点头答应:“你说吧。”王军说:“能否麻烦您给我前男友打个电话,把我的情况给他讲讲,看他说什么,如果他不来看我,也就算了,我的心踏实了。”她说着,从枕下摸出一个电话本,翻开找到前男友的名字,用笔抄在电话本的空页上,办公室号码和手机号码,撕下纸,递给凌诗然。凌诗然接过来,捏在手里,安慰了她几句。

忙了一上午,凌诗然回到办公室,随手从白大褂口袋里摸出王军的纸条,放在电话旁。打了,没人接。她叫来助理医生说:“我下午有手术,没有时间给这个人打电话,一直打不通。下午一上班,你给他办公室打,请他来一趟医院,说找我,说……我是王军的朋友。”

“好的。”助理医生答应着。

第二天一清早,王军的前男友坐在凌诗然办公室。他说:“谢谢你们照顾她,我不知道她的情况,我们已经两年没联系了,我以为她不再理我,没想到她出了那么大的事。”

停了一会儿,他问:“王军的丈夫来看望她吗?她为什么通过你们来找我?王军她说了什么?”凌诗然说:“是王军的老公告诉我的,他说不可能常来看她。王军也给我谈了自己的心事。她没有直接给你打电话,或许有两个方面的顾虑,比如,怕连累你,不知你是否方便。另外,她目前毕竟有丈夫。”前男友点点头:“凌主任,谢谢您的关心,我现在去看看她。”凌诗然说:“好吧,说话轻点,尽量不要让病人激动。”

### 22.我们到家了

沪江音乐专科学校。校园内,树木苍翠,绿草如茵。一幢幢矮平房的教学楼里,传出各种乐器声和男女练声的声音。露茜娅拎着提琴来到校长室,礼貌地问候:“您好,校长先生。”递上名片。赵音见名片惊讶地打量:“可是,我约的是位男士盲人音乐家。”露茜娅歉意地说:“他……让我代替他来……”“代替?”赵音打量眼前这位亭亭玉立的姑娘,“姑娘,我们这里不是舞蹈学校、歌舞团,也不是美声,不需要舞蹈演员,模特儿。要是教孩子们的,不!是教授和培养未来的中国小提琴家。”

露茜娅:“请让我试试吧。”她打开自己带来的琴:“可以吗?”赵音两手一摊,无可奈何地说:“请便吧!”露茜娅将小提琴郑重地放到左肩,奏起《印第安人的悲哀》……

校长室,露茜娅演奏的乐曲在微弱的连续颤音中收束。窗外爆发出集聚的学生们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。

窗内,赵音被陶醉,被震撼了,不由得高声呼喊:“巴利斯特!”露茜娅惊奇地说:“巴利斯特教授?”赵音:“你是柏林音乐学院的学生。”露茜娅点点头。赵音:“我也是他的学生。这么说,你是我的小学妹了,前天晚上……”露茜娅:“我是女扮男装……”赵音:“还装扮成瞎子。我理解,理解,在上海这个地方……快、快,请坐!”一边帮她倒茶,一边激动地说:“怪不得,在外滩听你的小提琴演奏时,就有一种亲切、莫名的激动。我们的老师——那位当年风靡欧洲的小提琴演奏家,他好吗?真想他啊!”露茜娅悲哀地摇摇头:“他和他的全家,都被希特勒杀害了。”赵音悲愤欲绝:“天啊!又一个难得的音乐天才,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啊!”露茜娅:“老师的天才,与音符同存!老师的生命,在乐曲的旋律中永不消逝……”赵音感动不已:“说得对!继承他的遗志,将他的音乐灵魂和技法发扬光大,是我们这些做他学生的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您叫什么名字?”露茜娅:“露茜娅·格林伯格。”赵音:“好!露茜娅小姐,我以沪江音乐专科学校校长的名义,特聘您为本校的专职教授!”

上海,日军海军码头,戒备森严。在岸上

旗语手指挥下,潜水艇缓缓向码头靠拢。德国总领事对身旁的山本司令:“谢谢,司令官阁下,我代表鄙国到访的梅辛格上校,对阁下亲自来码头迎接,表示真诚的谢意。”潜水艇盖舱打开,肩佩德军上校军衔的梅辛格脱下单帽,露出光秃的脑袋,他正春风得意地挥帽向岸上致意。

此时,上海郊区淀山湖畔,晨曦中,一叶槽摇小舟载着伊文斯、刘舒婷、张新民等驶进湖岔

小浜边靠岸,张新民指着前面:“博士、刘小姐,我们到家了!看!”不远处村头粉墙上,醒目的标语:“还我河山!”“光复国土!”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!”“拿起刀枪,这里每一寸土都变成侵略者墓场!”让人振奋。伊文斯停下做个深呼吸:“这里的空气真新鲜!”刘舒婷:“是啊,来到这江南水乡,就像又回到我的故乡常熟。”

村头,传来锣鼓声。张新民:“听!乡亲们欢迎你这位洋大医生呢?”刘舒婷:“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到了呢?”张新民用手指着农田中相隔不远处的一个又一个稻草人:“看,那是什么?”刘舒婷:“赶麻雀的稻草人呀。”张新民:“再仔细看看。”刘舒婷跳了起来:“快看,那是稻草人的眼睛还会动呢。”张新民:“那是老家的孩子,他们自告奋勇充当抗日游击队的流动岗哨。”伊文斯赞叹地说:“真是活雷达群啊!它使我从西方媒体关于中国全民抗日的报道中找到现实的注释。”

夜,霍瑞斯家,大理石宫殿二楼卧室。红头阿三(印佣)领组舒曼登上楼梯匆匆进来。霍瑞斯迎上:“尊敬的德国副总领事大人夜间光临,有何贵干?”组舒曼:“别开玩笑,霍瑞斯,纳粹头子梅辛格乘潜水艇从东京半夜抵达上海,他带来一份针对上海三万犹太人的‘最后解决方案’,我设法弄清方案的内容,以便采取对策,但被他发现,产生怀疑。英国领馆已答应我政治避难,送我回欧洲参加反希特勒武装,为了掩人耳目,约好来府上接我。”

江南水乡,村头。一位身穿灰色中国军服的中年人紧握着伊文斯的手:“伊文斯博士、刘护士长小姐,欢迎,欢迎!”伊文斯:“啊,陈先生,是你?”张新华介绍说:“这是我们江南抗日游击总队陈司令。”

## 犹太难民在上海

(影视小说)

耿可贵

